

蘇聯與中日戰爭

胡愈之等著



戰時出版社刊行

戰時叢刊之三

蘇聯與中日戰爭

戰時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先生最近之全部傑作

角六售實	(本刊新藝文)	來去歸
角四售實	(本刊新藝文)	編續年十造叛
半角二售實		識認的戰抗面全
角二售實	(一之刊叢小時戰)	聲戰
角四售實	(本刊新藝文)	灰炮做作願甘
角六售實	(本刊新藝文)	著近若沫

戰時叢書每冊僅售一角

戰時大鼓詞	趙景深作	售一角
戰時教育問題	楊東蓀著	售一角
下列各種即日出版！		
抗戰中的青年出路……	楊晉豪著	
民衆動員與游擊戰爭……	丁三著	
怎樣寫抗戰文藝……	丁三著	
誰先干涉日本的侵略……	陳清晨著	
怎樣戰勝日本……	丁三著	
淞滬抗戰期間的文學……	阿英著	
蘇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抗戰中大衆生活		
從九一八到八一三		
抗戰與與叛造		

抗戰半月刊

第一期至第六期

全書六十萬言僅售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出版

蘇聯與中日戰爭

每冊實售一角六分

著作者 胡愈之等

出版者 戰時出版社

發行者 戰時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北新書局駐粵辦事處

廣州多寶路多寶街卅八號

分售處

廣州漢民北路北新書局

雲南、重慶、成都、開封、

武昌、南京、貴陽、西安、

北新書局

蘇聯與中日戰爭 目錄

蘇聯與中日關係的分析	蔣學楷	一
蘇聯日本與外蒙	李萬居	六
外蒙與華北戰局	蘇民	二一
憶北方的友人	胡愈之	二五
蘇聯幫助中國的機會	金摩雲	二八
蘇聯必定幫助中國	莊白石	三二
日蘇開戰歷	歷樵	三六
日本就要進攻蘇聯	佚名	四一
蘇國國防力的增強	羊聚	四五
蘇聯的軍力	大衛賓茲	五五
蘇聯在遠東的軍備	敏甫	五九
蘇聯與太平洋集體安全	王紀元	六一
蘇俄是不可征服的	黃嘉音	六三
蘇聯的對外政策	張仲實	六九

蘇聯與中日戰爭

蘇聯與中日關係的分析

蔣學楷

我們不知道有多少上海讀報的人注意到十月五日上海各報登載着的一則同盟社從東京所發表簡單消息，內容如下：

「今日昭和天皇邀請蘇聯駐日大使斯拉夫茨基於豐明殿午宴，在座作陪者有前高麗王李王，御前大臣三郎，宮內大臣松平恆雄，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及其他要人多人。」

蘇聯原是日本政府所深恨的，也是早已計劃着加以進攻的一個國家，現在日皇居然宴請蘇聯大使，則不問其宴請理由何在，一望而知必含有重大意義。我們知道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正於九月二十八日從南京乘歐亞機返國述職，商討中蘇合作抵抗日本侵略問題，他在十月五日到達莫斯科，正在日皇宴請俄使後一日，把這兩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則日皇此舉，更可注意了。

日皇的這種友好舉動，能否推翻中國對於取得蘇聯援助以抵抗日本的努力呢？同盟社的

記者從沒有一天不或明或暗指摘蘇聯和它在華的陰謀。即在上星期日，正當日皇宴請俄使以後，上海的同盟社還引一則當地日本報紙的消息，說駐華日軍目的在「粉碎中國武裝勢力，及在紅旗之下阻撓日本的人士。」幾天以前，同盟社曾說遠東紅軍總司令布留契大將——即北伐時國民黨顧問加倫將軍——現在外蒙古，並且不斷用長途電話與蘇聯駐南京軍事參贊里賓通話，日方謠傳南京有許多蘇聯的和英國的高射砲防禦着，還有大量軍火從蘇聯經烏倫基，哈密，蘭州，西安，以至中國。他們又說有十三個蘇聯軍官「在南京極形忙碌。」

還有一個日本發言人所放的謠言，說有一百五十架蘇聯飛機正在裝運中國，其中有四五十架已經運到。但是巧妙的空氣還得算下一個謠言，有十二個蘇聯機械師和駕駛員不久即可到達中國首都，這謠言居然有許多上海人相信。

最近蘇聯是否有飛機裝到中國，我們尙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不過自從日軍新近控制了內蒙，截斷中蘇尤其是中國與外蒙的陸路交通後，則蘇聯可能給中國者，亦惟有飛機而已。據十月十八日天津同盟社電傳，日軍攻入這區域後的躊躇滿意，更是活躍紙上。

「日軍自攻下巴頭後，無異獲得控制蒙古之一根據地。……………攻下 Paotcho (離包頭西三十公里) 後，則日軍與內蒙軍(德王指揮)幾可安全切斷南京政府與中國紅軍自外蒙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庫倫之援助。……日軍從此更得以軍力壓迫寧夏，甘肅，及陝西。」

……日軍之迅速攻入綏遠，山西，山東，及河南，無異完全阻滯了華軍之活動。」

日軍之佔領平綏鐵路全綫（八九〇公里），爲日本深謀熟慮切斷中蘇交通之最高點，同時奠定了建立「滿蒙帝國」的基礎，這個帝國將東起日本海，西達中亞細亞的新疆。但日本的直接目的，却由同盟社在包頭所發消息中指出：「日蒙軍控制平綏路，足以促成內蒙自治，並阻礙紅軍東侵。……包頭日軍將切斷蘇聯經外蒙援華之軍火。……」多年來日軍不但暗中援助內蒙的德王和中國叛軍，並且在重要城市都設有所謂特務機關，這些機關是由日本軍官，漢奸，和內蒙古舌人組成的。他們研究地形，培養中國防軍的軍官，公然加以勢脅利誘。凡是蒙古領袖，莫不加以大量資金的供給，再抄一套滿洲的舊文章，從大連和天津的日本工廠中輸入巨量海洛英及其他毒品。

日本在這個區域內的計劃，在十月初德王於張家口舉行就職典禮時就決定的，根據日方報告，當時參加者有一百餘個有勢力的人，「他們都要求內蒙古完全獨立」。

蘇聯駐美大使脫路耶諾夫斯基本星期自莫斯科返華盜頓時，曾對訪員所問蘇聯飛機和軍隊向西伯利亞邊界動員的報告作以下答覆：「凡有必要之地，吾人皆駐有飛機。……蘇聯正靜坐觀變。……蘇聯之工業既有進步，農產又復豐收，國防力之強更爲前此所未見。」他說蘇聯如被邀請，可以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他又表示，民主國家蘇聯起來，「必能實現世界和

平。但無論何人，皆須有人領導耳。」

然大使對於蘇聯國內情形樂觀論調，在世界各處並未引起反響。最近曼徹斯德導報謂槍斃八個蘇聯軍官，大大減弱其軍隊組織，產業情形未見良好，工作效率甚低，生產多為浪費，此種情形，蘇聯領袖刻依然歸咎於其「政敵」。

幾天以前，中央社曾引中國作家胡愈之的意見，謂清軍工作加強了紅軍的組織，他以為蘇聯在西伯利亞和烏克蘭的國防力不可輕侮的，蘇聯可以同時應付日德兩國而有餘。據這位中國作家的意見，蘇聯不立即更活動的援助中國，其唯一癥結在於英國騎牆派的態度，英國對於西歐和遠東一向就未曾有過決心。

此外，英國路透社又從東京送來有趣味的報告，說蘇聯對華政策，完全站於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蘇聯駐華武官李賓意見紛歧的十字路上，他們現在都在莫斯科，建議着與中國當局合作的努力。同時日本的報告却又在那裏造謠，說蘇聯在西伯利亞的當局，派了五千軍隊到外蒙，並且還有許多機械化的軍事設備送到外蒙首都大庫倫。

多數中國報紙發表中蘇合作抗日報告，但是這些報告都是一面情願的，不是確定的計畫。上海有個報告說：外蒙既已被日軍所攻擊，則外蒙自不應再等待而應立即先發制人，該報之說自蘇蒙互助協定於去年訂結認定日本為共同敵人以來，則援助中國正為外蒙的天職。

從蘇聯的立場看來，日本停戰問題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日軍不但鄰接着自朝鮮以至滿洲里止的西伯利亞邊疆，並且鄰接着蘇聯以防禦爲己任的外蒙邊疆。最近有個謠言說，蘇聯決定將外蒙「交還」中國。鮑格莫洛夫之突然返抵莫斯科，即爲此故。換言之，據說蘇俄深恐德國攻擊其歐洲邊疆，決定犧牲外蒙，名義上交還中國，實際送給日本。蘇聯容或將軍需，坦克，炸彈供給外蒙，但對防禦蒙古人民共和國抵抗日本皇軍或「滿洲國」軍隊，則不負責！

自蘇俄干涉庫倫，打倒斯丹堡（曾自俄國革命軍逃至蒙古）那裏所建立的反動政府以來，外蒙實際上早被蘇聯所控制。現在「滿洲國」在日人之下服務的白俄將軍謝米諾夫當時在庫倫也是參政的一份子。一九一九年俄國人所召集全蒙革命會議於庫倫活佛圓寂後。即創立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又成立了宣佈外蒙獨立憲法，但在那年所訂中蘇條約上，有一條却規定：「蘇俄聯邦共和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爲中華民國一部份，並尊重中國在該處之主權。」事實上庫倫的外蒙政府就從來未曾履行這項條文。牠是與蘇聯結成同盟的一個「獨立」國家。這同盟關係非常密切，在蘇聯以外，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外蒙一向被視爲蘇聯的一部分。但在對外立場上，蘇聯和外蒙古都一致否認着這樣情形的存在。日本的主要要求之一——藉僞滿爲擋箭牌——就是在庫倫設立外交機關的權利。（譯自中國評論周報）（文摘）

蘇聯日本與外蒙

李萬居

一

日本急速侵入華北和內蒙，東京政府一手造成了「滿洲國」，兩年來在遠東地方發生許多事變，這些最近已引起全世界人士對於外蒙古予以注意，外蒙乃為蘇聯的附庸，這是舉世週知的事。

無疑地讀者諸君總還記得六年前陸軍中校法勃爾(B. Favre)在巴黎評論發表一篇關於蒙古問題的內容充實的文章。作者在那篇文章裏面敘述俄國侵入蒙古有損中國的主權，一面說明中國在蒙古比較俄國有權利的根據，他結論道：「中國應知道時時自謀……。她應須建立一個鞏固而強有力的政府。當她各處都恢復秩序，領土完整，使財政穩固，軍隊堅強，交通完備和建設現代式的工業時，她就不必需要什麼演說和法律上的爭論了。」可惜中國政府並沒有副他這些期待。我們目前看見國際份子的中國領土的淪陷而今日在遠東從事角逐和冒險的只有兩個強國，這就是蘇聯和日本。因此，我們覺得這兒有重新檢討外蒙問題的必要，蓋為此地驟然起了變化的緣故。

二

開始找我們要簡畧地敘述一九二四年以來正式宣佈成立的「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究竟代表什麼。

外蒙位於中亞的北部，北面與蘇聯毗連（其廣袤一千九百公里），東北界於內蒙的布爾肯省（現被日本畫入〔滿州國〕），西部、東部和南部與新疆、甯夏、綏遠和察哈爾相連接。

在這個百五十萬四方公里的廣大國土（約比法國大三倍）有九十萬居民，其中百分之九十是蒙古人。中部和北部的人口為最繁密。主要富源為畜牧，約佔全國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據蘇聯的統計佔定全國的家畜達二千二百萬頭，即：馬、角獸類、駱駝、綿羊、山羊等。蒙古的畜牧乃在游牧的農民手中，他們為得找尋獸類的養料，每年須遷徙幾次。農業很不發達：有人估計該地耕種的面積只有四萬五千公頃，所種的穀類為小麥，燕麥，大麥和黍。至一九二一年該地還絕對沒有工業。自這個時期之後，受着蘇維埃的影響，才有幾種企業產生。如是一九三四年在外蒙的首都庫倫建築一間混合的工廠，從事鞋子、毛織品、羊皮外套的製造，另一方面着手在那林地方採掘煤炭。但是工業顯然正在開端，在蒙古當然還沒有無產階級（Proletariat）的存在。在行政上，外蒙分成十二個行政區。該國的首都距離蘇聯三百五十公里。

俄國革命必然地對這個長期在封建和神權制度統治下的國家發生影響。由莫斯科傳來的新思想對於王公和寺廟的喇嘛不利，他們擁有一大部分的牧場，同時對於幾乎壟斷整個蒙古商業的中國經紀人也有害而無利。大家都知道當好多年間（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蒙古領土成為可怕的內戰的舞臺，日本想利用這個混亂的機會，以加強她在庫倫的勢力。他們援助白俄領袖謝米洛夫和名震一時的安惹。斯丹麥爾男爵（Ungern-Sternberg）領導的「亞洲軍」。但這兩個軍隊的領袖却要求向當地勒索軍需徵發家畜，威脅農民，這樣做法只能激起外來的停畧的反抗者和王公，喇嘛的革命情感，在安惹佔領庫倫（一九二一年二月）之後，王公與喇嘛曾接受以佛教僧侶呼圖克圖為最高領袖組織政府。立刻有個「民族革命」黨組織成功了，該黨領袖係從農民階級出身，他們起草一個行動的政綱，要旨如下：謀民族解放，打倒封建制度。他們組織起來與安惹。斯丹麥爾抵抗，因而請求蘇維埃政府予以援助。自一九二〇年就在莫斯科開始談判，代表外蒙的却是個奇怪人物，名為喇嘛波達（Lama Boda）。結果重新採取一九二一與一九一五年間有損中國主權的蒙古自治派所主張的專制因襲。莫斯科政府於一九二一年四月自然做到超過蒙古人民黨（在安惹佔領庫倫的兩個月之後）的希望之上，紅軍部隊繼續把白俄驅逐出境。

民族解放之後，外蒙革命黨並沒有立刻握到政權。該黨仍維持呼圖克圖的職位，不過大

專地限制他的威權罷了。蒙古變成立憲的君主政體，呼圖克圖就是這個政體之王，但是當時的政府依照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一日發表的「莊嚴契約」強迫他差不多須批准全部的命令。然而呼圖克圖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去世了，他的去世乃是真正的社會的和政治的革命的先兆。國民大會於是年十一月在庫倫召集，該會確認政府取消君主政體的決議案，並宣佈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該會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六日通過蘇維埃的法學家幫助草成的新憲法。

這憲法是世界上唯一受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的直接影響（在蘇聯成立之前）這憲法乃以蘇維埃為基礎，在蒙古稱為“Kourals”，但並不是社會主義的，該國的經濟的和社會的組織太簡單，不能實施馬克斯主義的原理。最高政權由「大呼拉爾」（等於俄國的蘇維埃大會）行使，在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則由「小呼拉爾」（與俄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相同）行使。「小呼拉爾」約有三十名會員，每年開會兩次，這兩次會的實權操於常務委員會（會員三名）和內閣手中。下列就是一九三六年三月以來的內閣組織：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阿摩爾（Amor）；第一副總理兼內政部長T山（Tchior-Balsan）；第二副總理兼陸軍部長特密德（Dmid）。本年三月由杜克桑氏（Doksan）任「小呼拉爾」主席。

一九二四年 成的憲法准許十八歲的男女公民有選舉權，而「掠奪」他人的勞動：封建貴族、喇嘛、商人和重利放貸者則被除外。土地、礦藏、水道和森林均收歸國有。

蒙古國民革命黨草成的急進憲法的種種實施，這兒要加以詳細敘述，是不可能的事。消滅封建和宗教制度分成了幾個階段。這種舉措曾激起舊王公和高級僧侶的有組織的反抗，另一方面，該國所採取的「蘇維埃化」的政策也嫌過激。這個統治外蒙古政黨裏，也像她的強大的鄰國蘇俄的共產黨一樣，有着左傾和右傾的集團。在急進的社會主義化的時期（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之後，大家都承認外蒙不輕易從事土地集產化的嘗試，土地集產化會（像在蘇聯的情形一樣）使全國的家畜減少約七百萬頭。他們於是不得不恢復遊牧農民的私有財產，和私人貿易，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策分離宣佈之後，對於僧侶的信仰措置也改變了手段。第七屆的「大呼拉爾」召集之後，就採取這種柔和制度，有點像一九三四年大家在莫斯科看到的那樣。當人們認清一九二一年以來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予外蒙以很大的影像，就會想到庫倫政府的經濟政策的突然變更乃係受莫斯科的激動。

目前的情形如何？我們且看四月八日的真理報發表一篇內容很充實的文章怎樣敘述：「一九二一年的蒙古革命開始時好像是反帝國主義的，經過長期的鬥爭之後，卒變反對封建的革命。但蒙古革命的第二工作還未完成，封建制度和封建的關係已經動搖，却還未完全消滅。只要指出封建時代的制度完全繼續下來就可明瞭：寺廟裏面現在仍養活約八萬名的喇嘛。」（註一）

然而，蒙古的僧侶階級已失掉其經濟勢力：「寺廟在革命前擁有該國家畜的百分之二十，現在只有百分之一，另一方面喇嘛對於人民的無限制的勢力已因文化的普遍進展而大大地減少。」

真理報又敘述一九二四年的蒙古憲法，廢止王公和貴族的特殊的稱呼和徽號以及宗教領袖的特權；憲法主張沒收大規模牧場，取消從前寺廟徵收的什一稅；它解放了喇嘛的農民（Chaliarts）採用對外貿易的專營，消滅了中國大經紀人剝奪蒙古人的行為；簡單地說，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它解放了中小層的農民，但是雖然如此，蒙古還沒踏上社會主義之路。

（註一）在舊制度之下究竟有若干喇嘛？這是難得正確地明瞭，不過其數目似乎超過十萬人。一九三〇年特將喇嘛的家畜沒收而分給貧困和中層農民；當局允分給窮喇嘛以一部分家畜，如果他們放棄他們的僧侶生活的話，有人說，其中有一萬二十人已離去了寺廟。

莫斯科日報寫道：「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遊牧農民的畜牧造成其國民經濟的基礎。除了少數在國家規定的企業中畜養的畜羣外，所有的家畜都是農民的私有財產。」

該報的編輯者承認採用這種私有財產制度，一部分人民，取另一部分人的財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府要好好地維持貧窮和中層階級，一面限制較寬裕的農民的財富增進，一面

給他們担負重稅，隨後，他對於這點下這樣的結論：

「蒙古共和國一面從事鞏固共和政體，爲該國的生產力的最大限進展和爲提高羣衆的文化而奮鬥，消滅封建制度的痕跡，制止榨取的資本主義的份子，保護國家以抵抗外來的威脅，一面在準備必須的條件，以謀漸進地跑上非資本主義的進化之路。因此，她是個新型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

由真理報所說的幾個字看來，人們可了解在這些條件之下外蒙不能算是蘇聯的一部份，曾有人這樣想，實是錯誤，因爲蘇聯的聯邦共和國必然是蘇維埃的和社會主義的。但是這樣却沒有阻止莫斯科政府在庫倫的支配權。組織「蒙古革命軍」和供給其軍需器具的都是莫斯科政府。外蒙的一些軍用和民用飛機；運輸的和公用的汽車都是蘇聯的工廠製造的。訓練工業的技術人材，促起該國的文化發展也是莫斯科。蒙古青年漸漸赴蘇維埃各大學和莫斯科的東方語言學院從事研究。蒙古的代表定期赴莫斯科研究各種行政的運用，並趁此機會聽受政治的指導。另一方面，俄國科學團往蒙古從事開採天然富源的合作，或研究蒙古的語言和文字的問題；字母拉丁化，文學的語言的草創；戲劇和電影的組織等。

庫倫與莫斯科的這種密切合作頗爲有効，因得蘇維埃的拓殖（這個字用得並不過份），各方面都得益，後的蒙古民族才與西洋文明接觸，而與中國疏遠。真理報又追溯俄國革命之前，蒙古

沒有非宗教的學校，寺廟就是唯一的文化中心：「自革命以來，該國設立許多民衆學校。現在有小學七十所，中等學校五所，技術學校三所和許多職業學校。一大部分青年則上識字學校補習。」

蒙古的智識分子還很少，但是已經有些小學教員，工程師，醫師和護士。在俄國的勢力未入蒙古之前，人民不知道歐洲的醫學；他們患病時請喇嘛醫治，治病的人使用西藏的醫藥或施行法術和魔術。該地於一九二三年才有蘇俄的醫師，並且組織公共衛生機關：現在該國約有六十所的固定的或巡迴的健康機關，不但農民去受醫治，喇嘛亦不能例外。

蒙古並且要在莫斯科刊行報紙。在舊時原沒有報紙。人民只閱讀喇嘛所著的曆書或日曆。有人或者以爲僅有蘇維埃的報紙（這並且是灌輸該國的智識的唯一來源）在庫倫已發刊五種蒙文的日報和九種雜誌，此外還刊行通俗科學小叢書。並且自幾年來，就建築排演通俗劇本的國立戲院，這是以喚起蒙古的過去爲目的的。一九三四年外蒙建國十週年紀念時，加拉罕所領導的蘇維埃代表團曾看到排演爭蒙古獨立的開國英雄 *Souheator* 的奮鬥的劇本。

三

談到蒙古獨立……。外蒙與其強鄰蘇聯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雖然後者不斷聲明絕對尊重外蒙的領土完整。蘇聯與日本所不同者乃爲沒有伸張國勢的計劃。大家都知道這蘇聯在原則上